

集部

演山集卷四十二　　　　宋　黄裳　撰

論

知予為取政之寳

有莫大之勢而資之以守者民之心也有不測之變而資之以用者民之命也資之以立事者民之財也資之以從事者民之力也難得者民之心難致者民之命惡貧而恡費者民之財也惡勞而怯使者民之力也民不

棄斯四者不可以為民政不得斯四者不足以為政然而取之之術亦安在哉吾將取之以權謀則恐并天下之智有能窮我者矣吾將取之以勢力則恐合天下之怒有能弱我者矣去權謀忘勢力求諸天理人事而後諭焉易感者群心難忘者盛德報施者天道往來者人禮往之有恩矣而人之情必使之來施之有仁矣而天之理必使之報人情天理蓋自生民以來未有能廢之者則吾務與民可以無惑矣然而非因其所利而惠之

惠有所不均非因其所欲而予之予有所不恊惠有所
不均予有所不恊則人情天理有莫之使者然則取彼
所惡奉吾所欲豈可得哉君子以謂憂勞貧賤危墜絶
滅四者人心之所惡佚樂富貴安行生育四者人心之
所欲惡欲之大無出斯數者則夫為政之術亦順其心
而已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則一人之力有餘凡起役
徒無過家一人則一家之力有餘秋使之夷冬使之隩
此佚之矣所以去其勞或飲酒於序以舒其勤或從獸

於野以寫其憂其鼓樂也使之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之能鼓樂也其田獵也使之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之能田獵也國無三�塗有九歌此樂之矣所以去其憂百畝之田以備其饑五畝之宅以計其寒南畝之饁北堂之饋不失乎所供山澤之餘雞彘之飼不乏乎所用此富之矣所以去其貧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後有賢者可任有能者可使尊之有人徒盍之有稍秩隆之有軒車莊之有冕服此貴之矣所以

去其賊入危於登涉也安之以舟車入危於戰鬬也安之以城池入危於疾患也安之以醫藥入危於鰥寡也安之以夫家入危於孤窮也安之以委積危而不已則有墜之之患安之不足則有存之之政危墜而不已則有滅絶之患安存之不足則有生育之害惡其入之絶滅也則吾救之以宗惡其物産之絶滅也則吾任之以土養之以保息聚之以荒政生者斯長育者斯成吾之子庶民可謂至矣樂以天下而民與之同其憂憂以天

下而民與之同其樂斯民以謂四欲以樂吾心以富吾財以裕吾力以考吾命則君有事焉安得恝然而不為之累哉視吾之先無足以報其德者還以四惡咎君之惠而已是故為之憂也所以致吾心為之勞也所以致吾力為之貧也非敢有吾財也為之賤也非敢有吾身也為之危墜絶滅也非敢有吾命也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中國一人四海一家然知予之為取亦利仁哉知孟子所謂寶故其國有政知老子所謂寶故其政有

德知管子所謂實故其政有術孟子曰諸侯之實三土地人民政事土地吾與生財人民吾與守邦苟廢政事則夫土地不辟人民弗聚雖有三寶亦烏用哉老子曰吾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順民儉故能愛民不敢為天下先故能因其所欲而予之因其所惡而去之政事國之實也予之之取又其政事之所實者知用孟子所謂實以為國而不知用管子所謂實以為術知用管子所謂實以為術而不知用老

予所謂實以為德豈能盡政之善哉戰國之君於闗為
暴於民猶御槊管仲之為齊其智足以及為政之術乃其
所以霸乎然而三王之本人情無異於仲而仲之於齊
卒於區區之霸者何其異也仲知因俗而已不知所以
制俗夫周之施十有二教以禮教者四則其制俗者也
以俗教者一則其因俗者也不及制俗則不能馭民之
好私不及因俗則不能馭民之好異故周以八則治都
鄙有以禮俗馭其民者其以此歟任俗則其入人也淺

其為効速故齊五月而報政任禮則近道則入人也深其為効遲故魯三年而後報政因俗而與之同制俗而與之異然後可以語道焉齊變其所任而從禮然後至於魯魯變其所任而從周然後至於道惜夫仲之才為志所屈仲之志為才所屈苟求近功以副其欲其為德也利仁而已不知安仁其為政也因俗而已不知制俗雖有太公之遺風而不知有先王之大道卒為霸者之佐固無所恨焉

樂記

有天地之樂有人之樂天地之和所謂天地之樂也由人心生所謂人之樂也圓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雷霆日月風雨四時之相為用太和之中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有情者和有氣者順飛者翔騾者伏潛者游蟄者昭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各遂其生各適其性是所謂天地之樂也一生二在人之性則為仁義之實二生三在人之性則為樂之實仁義者陰陽也

樂者仁義之沖氣也仁義以成而後樂之實生焉方其在心之時未有感也虛靜而已然而天理在其中不能與物絕及物感觸之始有言有嗟嘆有歌有舞蹈仁義之情形見於聲氣其猶籟與飄風則大鳴泠風則小鳴激謞叱吸叫譹宎咬其聲之不同也是所謂人之樂也雖然樂之實豈能遽然樂夫仁義哉亦成乎禮之實而已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

樂斯二者是也夫仁義之實發於天性之自然知吾仁之實不止於事親自其親而達之無所往而不為仁知義之實不止於從兄自其兄而達之無所往而不為義貴賤莫不然也天下之愚衆習矣而不察行之而不著天資之茂見伐於外物且不知其實可以至此極也蓋惟子弟之賢者不失乎智之實遂能擴而充之弗去斯二者則其本少固矣然而墨子之徒至此又失禮之所在泛然之仁無所疑正使夫父兄之間不能全得以望

我而恩義一齊於天下乃至役有涯之生私憂天下之不足勞若頓瘁於百姓相夷又失樂之所在或見其樂不生也以為人之心未始有樂焉豈其性之罪哉墨子實自伐去之耳仁義之實殘缺散漫又甚乎由之不知其道者夫天地尊卑之位小大之分性命不同之禮墨子輕以智故而縻之是何率天下而禍仁義耶君子以謂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我之有身乃親之支屬安得齊於人乎故肅敬於兄則不同於鄉人長吾之長則與楚

入之長異仁不失之泛義不失之刻此禮之實所以節斯二者也父之攘羊可以隱徐行而後長者遂為弟此禮之實所以文斯二者也文之其介不為仲子節之其泛不為墨子申韓之徒天下之大可以違而去之莫能傷其恩而入可以望其餘恩莫能齊其愛於此得性矣始初盡其心所以求知其性令得性矣心寧有不樂者邪故不獨睟於色盎於背乃至手足舞蹈而後已此樂之實所以樂斯二者也人之心有樂而後萬物以存其

猶天地之中有沖氣而後萬物以生故先王知人有禮樂之實乃為之感發其德性故制禮以道其志作樂以和其聲知天地有禮樂之道乃為之贊其化育故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其內有情有質其外有文有器其度數嚴而通不違天下之情者以禮之有樂也其聲氣和而正不流天下之性者以樂之有禮也其近者合於民其大者合於天地其妙者合於道與道合則行乎陰陽通乎鬼神而萬物莫能間之禮樂之用何

至於此極也耶先王亦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而已

中庸

貴賤之位窮達之時脩短之數此命之在外者自誠而明自明而誠或困而知之或勉強而行之此命之在我者命之在我者性之分也命之在外者身之分也在外之物來不可却去不可禦君子置之未嘗欲齊其分此固然也在我者或誠而明或明而誠或困而知之或勉強而行之者特其才性之有多寡德性之有厚薄耳何

傷其本哉人之性一本而兩端又有三品兩端之説自有善惡而異之三品之説自其才之多寡德之厚薄而異之及言其本末有異者才德所至雖先後不同及其知之一耳即心之地莫不有性即性之天莫不有道由心之静而之焉均有性天由性之善而之焉均有聖神夫誰不可為者中下之流類為性分所蔽遂至自棄又或自其不善之端而違之始有狥私而智鑿正道者增以所無損其固有尚奇行驚愚衆是故天下嘗有淫性

而不及正或為嗜慾所屈脂韋疲潰汝畫而不自振或相倍蓰或相什伯而無算是故天下嘗有殘性而不及盡楊墨之夫中子莫之失庸各引其所蔽者或蕩或執以害乎道又有過於高者遽欲斂道之散還淳反樸仁義禮法一切棄絶之不復用也任其自然夫欲引天下而為道又先縻其聖人所以引之者是令天下舉首而望聖人其後又從而引其足也是故聖賢愚衆之間相望甚勤而反相絶此好高者所以虛其言歟夫道有樸

有器有器也人為有樸也自為而器恃樸之不得已焉者故道之有仁義其猶天之有春秋歟天時不春秋則絕物聖人無仁義則絕人彼將失此乃期天下於道然則天時之序亦可廢歟有者無之用老子之徒不以仁義為無之用而棄絕之仁義何其不幸也聖人君子知世之人有係於性分始有過與不及者自又不敢遽然立我高明以招天下乃有中焉中之為道高者可俯而就而不足者可企而及者也節其泛以正其有餘充其

固有以補其不及中下之流俯仰而之焉其性正矣既獲正性其心自悟焉聖人不必老子之徒高言以矯之然後喻也雖然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夫執一者為其賊道也執一而廢百也則是中之為道訐者猶其弊焉執有常之中遇無止之時則其賊道尤可患者乃有庸焉夫庸豈君子之私情哉中也君子所以循理庸也君子所以行義莊子曰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者用也用者通也通者得也君子而時中為其有庸在焉有

建極之中而後道無所偏有適用之庸而後中無所執是則子思號其書之意歟嗚呼天下之人均有是性天下之性均有是道君子以是性道而教之非外鑠我也則其成位乎天地之中為萬物極不亦至乎天之命君子固使之為萬物極也君子豈敢不為哉

演山集卷四十二

演山集卷四十三　　宋　黄裳　撰

策

問取士

事物之來君子照之以識御之以氣運之以才而氣以剛毅將才以平定明識者水也氣者風也風飄而水為湍風静而水為鑑然而孰使風者乎心者帝也風之所自而作者也心動而氣亂氣亂而識暗無窮之變即我

而治期我而復然而氣亂而識暗如之何應之邪甞觀斯人辨則失言動則失足剛則失怠休弱則失囁嚅借有天下之奇才無足用者乃至敗事厲物而後已及其風斂水定照見鬚眉之變態中間坎然始有所憾然則才之所主豈可略哉嘗謂後世知有育才之說而不知有才之所主者故其乏也無以充百執事之選推擇而使之或不勝其任豈足為怪哉愚謂三代之養士非養其才而養其才之所自出者而已三代之世養其生有

物養其心有道而周之士資物於田資道於學心不窮乎生道不窘乎物是故形不勞其氣不傷才識智慮得於優游平易之中非道非義未有能乘其憂患而易之者其行止也在我而不在人其富貴也在德而不在物此揚子以為周之士也貴與道者無自而可無自而不可者也先王以無自而可修士之心以無自而不可成士之性故其成也所得無偽乎心皆謂之德所行無害乎義皆謂之行直情而行適性而動未嘗隱忍以私矯

拂以偽外為小廉曲謹要譽於鄉黨上交於權貴以義處去就則幡然為君囂然為我以命處得喪則所樂非通也萬鍾於我何加所憂非窮也簞食於我何損此楊子以為周之士也肆其為士也貴故能行其道其為士也肆故能用其才自貴而肆苟非其氣居之於仁其仁居之於心莫之及也然而才各有用器各有使先王為之八法先即官府之中俟其才至而處之天下之士有統有類令才德或大或小以才之大者處之為官長

則使之治其統以才之小者處之以官屬則使之治其類其統甚約而才之大者鮮矣故官屬之長止於六卿其類甚繁而才之小者衆矣故一官之屬至於六十事之統在其長事之類在其屬此所以舉邦治也有六官之長則為六屬是佐其長者也有六典之書則為之六職是推其典者也制治必有教行教必有禮得禮必有政刑則輔相乎此者也事則始終乎此者也長於治者不使之主教長於禮者不使之主政長於刑者不使之

主事此所以辨邦治也幽有以事神明有以接人上應天變下治人亂以其事之大者必合六官之力而後能任以其事之變者必聚六官之智而後能應此所以會官治也先王取才而任之才不失職職不失事事不失物大概如此然而烏知其才之體有小大其數有多寡其用有能不為之因任哉方其育之也國學之官黨庠之吏以六藝各書其能以六德各書其善某有是藝則知其可以當是職某有是德則知其可以當是位及其

實與而器使之用其所攷而第之以優劣之等用其所書而寘之以同異之任則策所謂推擇而使之或不勝其任無是患矣將致其言先育其德將致其才必養其氣教育之術使之致思以損其所可所以育其德使之勝思以制其所欲所以養其氣其德無所蔽則其言不可勝用也其氣無所趨則其才不可勝用也然則先王之世苟在所養無非才者則策所謂嘗患之才無以充百執事之選無是患矣先王育才之道喪天下之士無

志以帥氣無氣以育才類為物所勝然後齊之管仲晉之叔向鄭之子產以才鳴矣管仲之才因敗以為功轉禍以為福可謂美矣然而仲之志屈於聲色勢利之中不能以直養氣卒佐區區之霸子產之德事上也敬使民也義可謂美矣然而子產之才見於人人而濟之若甚迂者故愚以謂管仲才有餘而志不足子產惠有餘而才不足以其事業著於春秋之世無與比者先王之澤熄故耳自秦而後天下之士才喪於拘道屈於賤拘

而且賤豈士之罪哉秦有以致之耳今欲得士如古之人並列於朝廷以應四方之事凡上之所欲使左右頤指馳驅四向無乎不可其求之之道用之之術愚言詳之矣然而愚嘗有言仁者之作人材也其猶春工之造物歟靜非春工之事也鼓之以雷動之以風照之以清暘濯之以膏雨然後美巧萬狀著見於聲色鄉教之中養成之以三物官府之中作成之以六計使之勿以物累其形勿以形累其心勿以心累其氣勿以氣累其才

然後無愧於造物者此愚之志也

問風俗

天下之衆視儀而動聽唱而應期於學士大夫而後止焉聽唱而應而為無物之言視儀而動而為難知之行不能披心腹墮肝膽自竭以事上則夫戴后之民守邦之衆何所望哉嘗謂時未始有常也世俗為之耳俗未始有常也學士大夫為之耳以其貴也賤者之所聽以其實也愚者之所慕是故學士大夫患盜虛名而失其

實向為伯夷令為盜跖朝為忠信暮為欺誕祝欽明託
儒以為姦裴延齡引經以為僞逢吉之險邪嗣復之辯
給崔群樓楚肆訐示公僧孺宗憫奮私昵黨為唐之亂
階世俗以壞可不懼哉雖然靜言庸違巧言令色堯舜
之世有所不免聖人之治不能使無此屬而能使之不
得志而已小人之惡有姦心故有姦行有姦行故有姦
言邦汋姦心也邦賊姦行也邦諜姦言也其政失一其
刑失防然後小人之志趨於姦焉以邦誣立朋以邦朋

立成誣其蝯生於邦汋而已方其為邦汋也不遽止之使之乘間得志則不可及矣先王患其然為之八成掌於士師俟其類至而斷之小人所以造邦之禍其情葢盡於此矣制治之世將欲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弗去斯人之徒未可議也舜之用知去靜言庸違孔子之用先去順非而澤二者弗之去彼將以惡亂善以邪干正鄉有原人國有不物市有僞飾政有左道皆其蝯耳方今天子德意志慮曉然示人如日正中臨照天

下則王之所好宜知而行之王之所惡宜知而避之若夫不能以情相親以義自竭而為無物之言難知之行則堯舜之世有所不免者俗化之所由亦安在哉愚請斷之以八成馭之以八柄而已

問納言

旁通天下之情以為德則天下之大順成矣兼覽天下之善以為政則天下之大利至矣方今聖人以道出法以德制行將起太平之功緒以示萬世而或大順未成

大利未至何可望哉則其視聽無壅而上下之志通善惡不誣而君子小人之情得拒讒慝之口來讜直之論固其務也嘗謂上之致治有意在法下之求治有情在事上下相去其勢有高卑其分有貴賤為之間焉其嚴而不可犯也中有小人竊乘其勢分之不可犯而撓之天下之情與善或屈或留或附或更以至相失而莫之達焉是故上有不及知之嘆下有無告之憾天下之勢不亦殆乎然而上下之志不通讜直之論不進孰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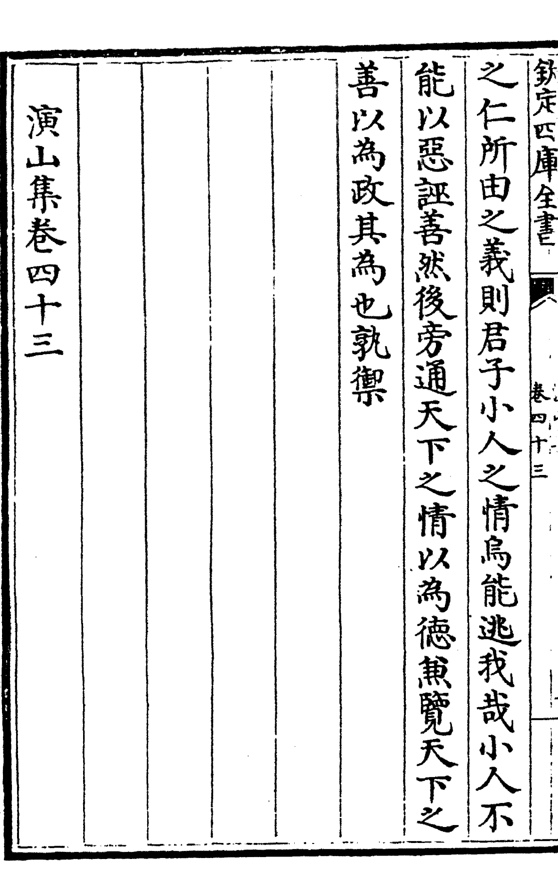
哉君子之善小人之惡不得其情而已君子以善懼惡小人以惡亂善然後邪計不得不行嘉言不得不伏視聽不得不壅故愚以謂邪計之行嘉言之伏上下之志不通非所患也患在君子小人之情有所不知而已小人之情以小廉致大行以小信致大僞有所乘而入有所伺而進似是而非者也知人之道不患不知君子而患不知小人苟使小人之情在吾手撓顧指之間巧令無間以行其志然後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

司庶府罔匪正人庶常吉士是故諸侯之復逆則以大僕掌之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則以小臣掌之群吏庶民之復逆則以卿僕掌之外通諸侯之情覽諸侯之善内通公卿群吏之情覽公卿群吏之善下通萬民之情覽萬民之善下之志通於上矣以觀治象為未足也或讀邦法以讀邦法為未足也或誦王言以誦王言為未足也或道德意以道德意為未足也或掌治逆其平如砥君子履而行之其直如矢小人視而見之上之志通於下

矣殄行之讒說無以傷政沉衆之浮言無以敗俗則其致治之具本末備舉上揖於三代易為力矣方今天子急於得才升對接踵書匭繼上片言解頤爵賞隨至朝維白駒暮躋青雲者蓋已衆矣學士大夫苟有一日之長千慮之所得類得以自致非俟科舉而後可然則招延之路豈復有說哉揆察之方得小人君子之情偽則愚嘗謂視其所用之是與否未果知之則觀其所由之義與否未果知之則察其所安之仁與否蓋夫所用之

是非出於所由之義與不義義與不義出於汝止而已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蓋夫汝止安然後胸中正胸中正然後所以所由所言所視無不正者言者心之聲心者神之舍而眸子則其神之逆旅歟君子求人之情偽或於視聽或於言辭氣色之間或於行迹蓋六事者所安之形象者也孔子曰昔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

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則觀其行
歟先王之用人或以言揚或以德進其在鄉也委之考
察之吏國學之官黨庠之吏以六藝各書其能以六德
各書其善惡其粗也察之以致其精惡其偽也攷之以
致其實其在朝也委之採事之臣堯宅心於舜而八官
為之用舜宅心於禹而五臣為之用文王宅心於三事
而凡百有司為之用然而邪正之辨凡歷於此蓋已詳
矣及其升對接踵書匭繼上聖人又用獨智入於所安



之仁所由之義則君子小人之情烏能逃我哉小人不能以惡誣善然後旁通天下之情以為德兼覽天下之善以為政其為也孰禦

演山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四十四

宋 黄裳 撰

策

問擇將

用兵之道以天勝有時以地勝有利以將勝有仁智以士勝有勇敢萬夫之敵者仁智也將帥之德也一人之敵者勇敢也士伍之氣也上有天時中有人和下有地利而或軍將師帥非其人焉有天時不能用其數有人

和不能用其命有地利不能用其勢然則戰功惟將者
所收將功惟仁者所立一夫之勇豈能致哉以仁立智
以智出算其智深者其算多其智淺者其算少少算可
以為衆則有能窮之者豈足將哉是故戰功曰多算而巳
氣不能致柔則算不能致多不能致柔以仁則不能致
多以智帷幄之筭時可守矣開營以攻時可攻矣堅壁
以守挑戰襲擊滞于聲形之中而落敵人股掌之上是
故有天時不能用其數有人和而不能用其命有地利

不能用其勢然則軍將師帥無仁之靜以為智無仁之動以為勇敵人之來智不足以料勇不足以却而求銘旨于王之太常殺祭于大烝顯明之中與日月齊光幽間之中與先王偕榮豈可得哉三代之將命卿則有仁命大夫則有智命士則有義是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鋭士秦之鋭士不可以遇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遇三代之仁義仁義之運用而藏之則為天機推而散之則為人和

宴居邃幄之中凱旋幽障之外豈足怪哉三代而下歷觀漢唐之將威名震乎遠人武略垂乎後世未有無仁之靜以為智無仁之動以為勇者也是故亞夫之嚴肅祭彤之安重鄧禹之深沉充國之鎮靜去病之少言衛青之謙損王霸之惠愛此皆多數之仁各隨其才性而得之其為德多數則其為智多算其居者靜則其制者動後世鮮有加焉少算之將將知所守而昧于攻則能攻者困之或知所攻而昧于守則能守者弊之與夫暗

于大理弊于一曲之士無以異焉多筭之將不可為衆而得一人焉則其所利不可以勝計是故班超之于西域張奐之于匈奴仁貴之于突厥子儀之于回紇彼非畏其勇悍畏其不為勇悍所役感忽之際以靜制動而已匈奴之畏李廣避廣數歲不敢入右北平李勣之為并州十有六年突厥不敢南顧其功一也然而廣之所恃者氣勣之所恃者智而廣卒以勇悍輕敵晚年屢北葢夫少算多勇未有不窮者也嗚呼兵凶器也戰危事

也夫以暴氣悍勇而從事于凶罷危事危事紛于目前暴氣暗于胷中欲以功名自終是則難矣惟道術為能將將惟智術為能將兵而或不仁則其智術亦安在哉擇將無難擇其深沉大度有仁之量而已多筭至勇由是而出焉

問法律

予讀唐刑法志言古之為國者不為刑辟懼民之知爭端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悉俾民知所避也為法雖

殊用心則一葢皆欲民之無犯也此説固然古者道德之體未及下衰俗之于我輕矣故力惡其不出于身不必為巳俗之于物輕矣故貨惡其棄于地不必藏于巳當是之時不待案圖啟書然後以為直勝斗斛槩然後以為平探籌投鈎然後以為公合符節别契劵然後以為信豈復有爭端哉故古之有道者且欲仁義禮法一切棄絶之反𡙇還朴尚肯作為刑書以招天下之偽乎後世之難治惟其物我大辨自夏至周天下巳歷二弊

民之知故有如橫流之衝失其大防汗漫而難制夏商遺俗或固于野或肆于偽野者愚偽者妄或以私忿小利輙蹈咎矱以亡其身者葢不可勝計也周次其後葢知絶滅禮學毀棄仁義非所以救其弊者不若大備禮法以防之使知所避而已葢堯之後歷乎夏商之末仁義之失盡矣則周之所以救其失者有禮而已禮以情制律以禮制刑以律制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見于周官明啟刑書胥占

咸庶中正見于呂刑及漢蕭何得秦律令秦用商鞅之法慘刻少恩以制天下高祖約法而行之得周用輕典之意故高后時不出房闥天下晏然豈非高祖之賜哉唐之刑書有曰令者名分之所稟有曰格者有司之所効有曰式者事為之所守百官違此三者及有罪戾之民則斷之以律焉然則格令與式資律以行者也律之義顧不大歟律令之書丈靜為之損益裴寂為之撰著無忌玄齡為之刪定其後玄齡又復增損隋律降大辟

為流者九十一降流為徒者七十一或定以為令或刪以為格降及大周以至今日之盛世科條格勅附入削出益不可以勝計始也以為禁書今也散于天下細民學士皆得而讀之或謂律學之弊使吏侮文使民因緣而為姦予以謂不然人主于俗式之以孚于律行之以恕則吏烏得而侮文民烏得而為姦夫律失入之減少失出之減多以夫失出有仁存焉而或失入則為不仁而已昔唐太宗一殺蘊古法官遂以失出為戒失入為無罪

自是吏皆深文刺骨茍非太宗惟刑之恤仁恕寛厚瞿然而悟則深文之吏輙行其志為害豈勝言哉四年之久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而已葢其律行以恕還家之因及期而至無有後者葢其式俗以孚然而法律之行有唐太宗為之主則侮文之吏因縁而為姦之民豈復有哉唐史以為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悉俾民知所避也今日之意不其然乎

問天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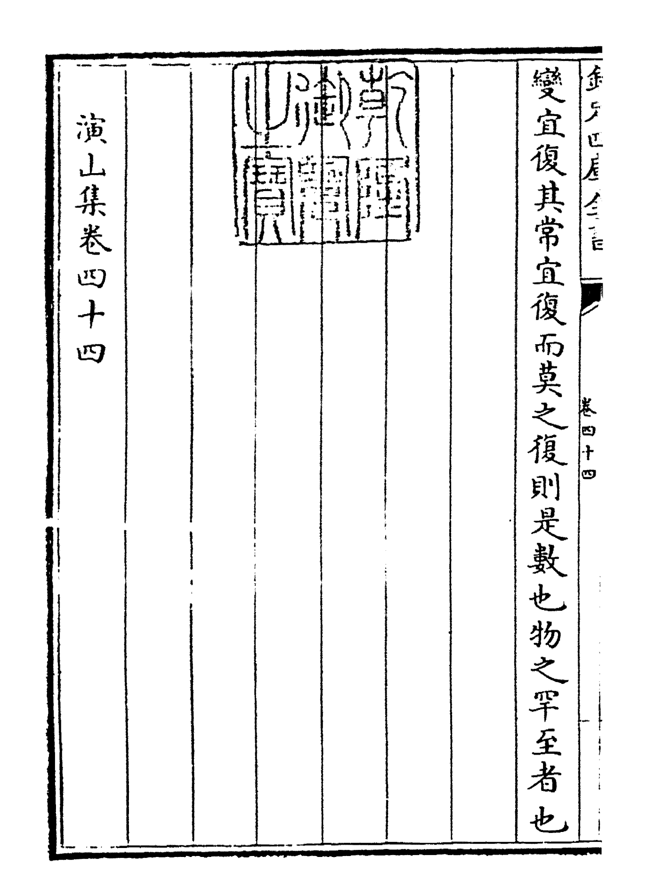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情之喜怒寓諸天時以為和乖天意之與奪寓諸人事以為去就然則妖祥之兆因人以至者也失人之情雖天不能使之就得人之情雖天不能使之去天星之變或為祅祥或為祲象特示人情之得失耳務天也失人務人也得天而天示人情之失得者安可廢哉是故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則先天而修焉故日月星辰之變動可以無志分星之所主歲相之所在可以無覩五雲之色可以無辨十有

二風之氣可以無察詔救政訪序事已之可也以天占
人則後天而修焉故志其變動察其祆祥辨其吉凶察
其和乖詔救政于上訪序事于下已之非也強本節用
則天不能貧養備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則天
不能禍若夫象之可以期宜之可以息數之可以事知
之可以治者志之而已祆祥祲象是乃天地之變陽陰
之化物之罕至者何事詔救政訪序事而與之計哉是不
然也此特敝於人者之說耳一氣之判上為天下為地

魂遊而為鬼神情聚而為萬物上下同流得失相感是故祅祥之變或兆于蓍龜或見于三夢大卜則以八命贊三易三兆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而況天星之大乎五雲之祲象其應在時之豐凶十有二風之祅祥其應在人之乖別日月星辰分星歲相變動在天吉凶在物苟以官人守天自為守道而變動吉凶非吾所與焉斯亦不仁也若夫與道為體不之域中為萬物主然後天星物我可以相忘矣主萬物也奚能無

累統萬事也奚能無過然則天星之變與夫人事相為報施不足怪也詔救政訪事序何可廢哉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之類是以王政而救喪荒者也救日月則詔王鼓若國大旱帥巫而舞雩禱祠招弭禬類祈禳之類是以神道而救妖蠥者也人之喜怒寓諸天時以為和乖則夫救政之事先王不敢私焉訪之于下求達其情而已嗚呼以人占天也先天而修焉以天占人也後天而奉之則天之于王也豈敢欲勝之哉五物之

變宜復其常宜復而莫之復則是數也物之罕至者也



演山集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演山集卷四十五至四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炳

演山集卷四十五

宋 黄裳 撰

策問

性學

問予嘗遺外萬物靜坐而内觀之見人之性常無者體道富有者體物形色之間隂陽五行無不具者又况盡性之分布上之可以隷隂陽官天地彼無不具者烏足以為至哉世之學者果知德性之所在不以我累道不

以物累我由性而治之則有靜一之心由性而養之則有剛大之氣由性而用之則有至和之情由性而壽之則有考終之命有道可以制刑名有良貴可以勝物還顧誦數之儒利名之士不亦下乎及知德性之所在其效至于此極然則學者烏得不求知其性哉嘗謂古今諸子爭出性說而性之本不入其說中惟末之求得于此者有彼對之用善為主者有惡為之辯終身求性之所在或得其才或弊于習以為是性也而性終不獲焉

困于度數之間不知自有良貴此學者之患也善學之士以序取道以類貫道其始在乎知務而已由性之德可以之天由性之善可以之神有志足以及之有心足以通之有情足以用之有氣足以行之四者之說未及議也取道以序貫道以類其本在性先欲諸君求性之說而治心養氣之道可以次第及之得性之說遂能制行出法以賜天下諸君敏求其本以正為學之始然後六經之微言百家之雜說吾相與從事焉

商周歷世盛衰

問湯之後二世而有太甲太甲之後四世而有太戊謂之中宗中宗之後三世而有祖乙祖乙之後五世而有盤庚盤庚之後二世而有武丁謂之高宗商有天下二十九世復興者數王孟子曰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不其然乎周自昭穆無復成康之治二伯之政四十餘年始有宣王一人而已然而天下之政終為變雅箴之不通乃至于誨誨

之不諭乃至于剌不及武丁逺甚世數所歷宜不及商而卒過之行八百年垂三十世夫文王百年其德猶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盛行及周之末非待積德而後勝之詐力之秦遂行其志此亦聖賢之作或寡或多之辨歟然而文武周公傳及後世之久商之世賢聖之君六七作世數所歷卒不及之此宜有說諸君試思商周所以治之之術與予道焉

學者之志

問予謂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眞有王佐之才子路千乘之可使治其賦而已不及管仲遠甚然而曾子畏之管仲之才如此反為曾西所不為何也及讀論語乃見管仲有才而志下塞門反坫足以引之又得子路之言志其言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則由也義其言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則由也勇由之志雖未甚高然而使之行前而不自卻其步烏知其不為大人者邪此其所以為曾子之所畏歟昔時公西華冉求顏淵曾晳嘗侍先

聖必使各言其志以觀諸子之鄉往然而顏淵之志願無伐善無施勞則我亡矣曾晳之志風乎舞雩詠而歸則物亡矣是故先聖與點而顏子卒幾于聖人以二子視子路則子路烏足道哉猶為曾子之所畏況顏子之志乎一日有為于天下宜為王者之佐無若管仲然王佐之才卒不及用甚可惜也諸君當學為王者事則各言爾志予將觀焉

六經之失

問始予讀禮記經解切怪六經皆自聖人述作刊正不宜有失然而六經之失或失之賊或失之煩或失之亂或失之愚或失之誣果有失乎自得之士讀其書論其世則知六經之失可以亂天下深于易者不賊深于書者不誣深于禮者不煩深于樂者不奢深于詩者不愚則知六經可以治天下在夫學者之愚智而已六經豈有失哉秦火之後兩漢諸儒頗修藝文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多者或至百餘萬言類非深造者愚誣煩亂卒莫之

解乃于六經之中有妄發其失者予甚憂之諸君之學六經庶幾有用于天下然而六經之失何以計之

罷納粟

問先王以仁制爵所以馭德以義制刑所以馭過則爵與刑不可以利交者後世之法輸粟入財拜爵除罪是故爵不可以勸善刑不足以制惡善惡混淆富者切謂不過倒吾一廩遂可出身于無事又復取貴焉年之權雖出一時之患其後有至入錢五百萬者遂寘六卿

之列甚可怪也今之入粟者至老且死不得序于卿大夫之列此固善也然而陰漁吾民追復昔日之所入又得官焉尚有弊也入財納粟之制其可已乎

孔孟之志

問聖賢之學不貴立異苟為高言潤行驚惑天下後世予讀其書考其行事立言皆有實用一日有為足以康世澤民使民心悅而誠服之聖賢之達者堯舜之君伊周之臣言行之實已著于當世不復議也嘗謂孔子孟

子適丁天意未欲平治之時不獲大用方其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為大司寇舉袂而言景公謝過以實遂還汶陽龜陰之田及其行攝相事與聞國政三月化其信者賈者弗飾化其禮者行者弗亂化其義者遺者弗拾而使欲致其地者幾矣葢夫聖人嘗以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自待其政聖人豈欺我哉孟子之轍環被列國雖未果用諸侯尊之為師恭之為賓惟恐其不及葢有過人者諸君嘗讀其書宜求其志之所在果使孔孟得

志于天下諸君以謂聖賢為人之務其孰為先咸序其言予將告焉

古今學者言行不同

問古之學者有命以處得喪有義以處貴賤其進有禮不為苟得退有義不為苟去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見脂韋齟齬之態古人之風至今留人齒牙間者予嘗折肱焉因歎此屬何其與予濶遠而未及見也今之學者類能談命論義乎視古人不在口耳之間有可愛者及

其行止反為不知義命之士以言視行猶西之視東然則其學未至于自得邪談命論義又可聽焉至于自得矣其獎乃至于是何也

服制

問紳委章甫有益于仁圓冠約屨有益于德黼衣黻裳有益于孝先王之制衣服明分有禮明德有義顧是禮則守其分省是義則進其德非知天時則有愧於圓冠非知地形則有愧于約屨黼衣黻裳以承祭祀則其交

于鬼神也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特其志不在于茹葷而後以為得哉後世衣服之制廢言其無分則土木之類衣被文綉府吏之賤倡優之雜衣被朱紫言其無義則紫者朱之亂色也二品以上服之朱為之次焉緑者青之間色也七品以上服之青為之次焉其類甚衆夫民遂無窮之欲役有徑之生忘不可過之分狥不可必之物快其私情汨其良心小人之常態也服器欲其華美宮室欲其壯麗婚姻欲致其好喪紀欲致其哀過

分狥物而為之不節之弊君子犯義小人犯刑無常之分不測之變或困其資有為溝中瘠而後已者不可以勝計也先王為之數度寓于𥿄服宫室婚姻喪祭之間其法甚著懼其流及于此耳惜夫後世不講而行之百工細民不得而知焉方今聖人正名定數百度向古行將及于此矣然而古者衣服之制禮義之所在諸君想能熟講而詳說之衣服之制明矣欲使斯民顧是禮則守其分省是義則進其德復有何道焉幸著于篇將

擇以獻于上

禁榷

問先王之于山澤之物為之厲為之禁妄入者防之以厲盜取者制之以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頒其餘于萬民如此而已山海之利悉歸于公上後世多起于養兵贍不耕之衆應不測之事幣帛芻秣水浮陸駕斷續萬里而望有常之賦足以給之是則難也然則天地之氣盡榷而入之權時之義未足以為怪也時

難事多則以其利優公禁之可也時平事復則以其利優民通之可也然則禁榷之法今欲不厲乎民而得利焉其術安在

華貪僭

問貪下僭上富人之情也連阡列陌廩庾亦已足矣尚欲流為豪商隱為逸戶是其貪也飽食膏粱逸居峻宇亦已足矣尚欲服侯服宅是其僭也貪則長姦僭則生亂民姦且亂天理滅矣邦本殆矣保而養之驅而之善

欲其從之也輕是則難也然則安富之術何以

擇將

問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于相天下危注意于將予以為不然勿問其安危内則注意于相外則注意于將夫蠻夷猾夏有苗弗率蠢雖堯舜之世有所不免聖人不能使無猾夏之蠻夷而能使之不忍為者以其有仁將使之不能為者以其有智將使之不敢為者以其有義將今欲得是三將果有術乎古之得將多矣所謂三將可

以辯乎

禦戎

問夷獠之類負山阻險散處溪谷之間篁竹之內猿猱之攀緣雉兎之竄伏蠚蟲毒草疾疫厲氣乃其所恃以却敵者也此壺頭所以困馬援皷騣發之兵新任之將邂逅相遇心德未契蹈不測之山馭不羈之蠻夷不知氣之所宜所以見疫不知其地之所在所以見陷不知其兵之所尚所以見屈可不慎哉然而昔之治日南者

則有博徳之招降楊僕之攻取祝良之于九真張喬之于交阯馭以方略招以威信昔之治雲南者則有韋皋之方略鄭純之清潔諸葛亮之擒縱李徳裕之控扼猿猱之類請就覊束之不能出入險阻之間為中國患則此數將可謂良矣今欲諸君詳著蠻夷之利害博徳楊僕祝良張喬韋皋鄭純諸葛亮李徳裕所以制治之方將有考焉

演山集卷四十五

演山集卷四十六

宋 黄裳 撰

策問

漢唐之君所學淺深

問惟聖與王皆原于一所謂一者有天之道有人之道有地之道三者相合而未離者也由一而之天則聖者王之内也由一而之人則王者聖之外也王而能大者大則無所不備以無所不備者建諸事業之中聖而能

化者化則無所不通以無所不通者運諸意言之上故古之聖王其成功也無能名焉其致用也莫知為之者二帝三王皆有是道焉三代而下漢有文景武宣唐有太宗明憲號為善治然而有能名之者恭儉以名文景材略以名孝武必信以名宣帝聰明英武以名太宗厲精政事以名明皇剛明果斷以名憲宗有能亂之者或溺于神仙或至于雜伯或牽于多愛或信用非人或眊于女子是數君者果有聖王之學乎然而所得不能無名

所養不能無亂果無聖王之學乎又有功業著見于世
縣歷嗣續皆數百年上跂于三代有可稱者數君而下
或名于多藝或名于長者或名于尊嚴或名于儒雅未足
究也請言文景武宣太宗明憲之學或聖或賢所造之
深淺考合其見于用者毋畧以告

黄河利害

問昔為澶淵遊觀河堤上洶湧之聲汗漫之勢下臨居
人竊惟居人昔嘗俛首而視之注者如飛淪者如墮為

陵于淵以駕汗漫之勢月復一月憂患之堤相與爭峻而已今則居人在其下矣堤猶城也河猶寇也以寇攻城雲梯地道可以伺而却之河之為患乘漲以溢被溢益潰非旦暮之患也或欲南引于靈河以通于淮北引于漭河以通于海或以宜復故道或以宜徙居民或欲穿漕渠以殺其勢或欲出之胡中以禦邊患其說勞而無功迂而無用無足取者諸君尚有遠慮以平其說乎

錢物輕重

錢重而物輕在粟帛也傷農在器械也傷工貴人富商操巨貲收奇贏賤入而貴出惟工與農獨受其弊焉物之得喪之權在錢錢有重輕之權在君今欲錢與物均豪商右姓不能乘間下貽工農之戚戚諸君恊慮要術以獻于上

茶法

茶之為物袪積也靈寤昏也清賓客相見以行愛恭之情者也天下之人不能廢茶猶其不能廢酒非特適人

之情也禮之所在焉江淮荆襄嶺南兩川二浙茶之所出而出于閩中者尤天下之所嗜山海天地之藏閩中以利富國得茶于山與其得鹽于海無以異也唐之建茶利者或增税或徒植或加價其後私易庢載居舍僧保圉户或以所犯之數重者以殺次者以徒長行羣旅或至于皆死小民以財殺軀上之人以利喪仁非先王之政也先王之于山澤物爲之厲爲之守禁妄入者防之以厲盜取者制之以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

入之頒其餘于萬民如此而已後世山林之政廢草木之利為右姓所擅茶之息十居其八九此小民所以得易于右姓羣行山林出入萬有一生之地趨于倍上莫之顧也欲即茶山之所在為之厲守禁令而使民不犯刑公不失利右姓之家有以處之各書其思慮將有考焉

選舉

問先王之澤既熄鄉教廢棄四民無職十家無聯五宗

無系天下之士流于城闕之間散處他國鄉里之民不得以相保受鄉里之吏不得以相觀察然後四科之選六條之詔中正之官搜薦之人九品之法十銓之試行于三代之後漢舉孝廉則遺睦婣任恤唐舉書筭則遺禮樂射御大抵歷代之選其類不能有過于三物者周之所得歷代莫能備焉先王以謂好名者人之情也好進者今之情也乘其所好為之名焉故誘天下之士而使天下之士以實致民其類有五曰秀士曰選士曰俊

士曰造士曰進士五者明其德藝小大深淺而與之進者也夫不知道德不足以明經不知禮義不足以明法進士學此以成秀士學此以始者也然而唐以秀才進士經法書算各有為常貢之科其義亦安在哉今欲稍復三代選舉之法文武經法皆出于一學然慮今之士有累于貧者有累于事者不能游泳鄉校成就考察如之何其可也耶

唐人之學

問聖人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之後失其傳焉復繼暴秦燒詩書殺學士簡編脫亂訛缺然後有出私言以證之者始有章句之學續經緯書傳注箋解義疏雜說之流轉相講述新奇相勝六經之意逾遠而不得唐之學者更相著書至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視漢以來在四類之數者唐過其半矣然有能僅得其傳者乎略著其是非以是示學者唐之德澤流入于人心者深淺遠近乎因以觀焉

吏部銓綜之術

問尚書省令典領百官者也其屬有六吏部尚書以治羣吏者也其屬有四以四善之狀究其立德以二十七最考其行事以身言書判德行才用較其優劣定其留放天下之才是非得失責在吏部尚書顧不重哉崔亮魏之為吏部者也裴行儉馬載高季輔崔元暉韋嗣立唐之為吏部者也崔亮之制資格魏遂失才無足論者唐之五人號為稱職季輔清鑒有聲于貞觀中王勃之

浮躁楊炯之沉默駱賓王盧照鄰之失其死行儉察而知之為吏部得人有如此等則致遠之才豈難得哉國家開復三省官有屬長事有統類名實相顧過唐遠甚然而唐之五人所以銓綜羣吏之術尚可以適今乎詳著于篇且觀諸君之政學

人材得失

問人之才性温柔寛恕其失也牽制精審寅慎其失也畏避堅勁特立其失也專固磊落大度其失也疏越是

非學道之士蔽于一曲暗于大理者也方今以道立教將使天下之才方圓適用尚有此屬未能解蔽来入聖王道揆之中出越羁使夫何故也顧聞所以養育之方且欲天下之才能莫不相濟無過不及之患其策如何

禮樂

問禮樂之實生于天下之情性然後聖人為之著于文寓于羈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仁之實失節則泛失文則固義之實失節則

刻失文則介天下之人其泛為墨子其固為子莫其介為仲子其刻為申子禮樂之實熄矣其文與罷豈得而議哉先王始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故其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無過不及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故其和也喜而為仁怒而為義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皆中其節萬民之偽弗入而癈其天其性中矣禮之實存焉萬民之情弗出而狥于物其禮和矣樂之實存焉然後聖人以文與罷兼收其實而已制禮樂所以致中和

中和之氣格于上則天位焉格于下則地位焉行乎其中萬物育焉記曰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能使其情和然後其功成能使其性正然後其治定嗚呼五禮六樂外入乎人者也其効至于此極後世有志于禮樂者何可廢哉然而先王始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設施之序感入之方試言其詳

禁衛之兵

問得用戎器而不得有之者府兵也得用府兵而不得有之者衛將也府兵之制無事則耕畨上則衛有事則戰故其既事將歸于朝兵復于府介胄戎器歛藏于庫將不擅權士不失業此府兵之利也高宗武后之世衛士稍稍亡匿耗散不足以給宿相天寶中士人皆恥入衛折衝諸府無可交者六軍宿衛類皆市人方鎮既熾禁軍不足以威外衛士不足以固內禄山之變侍官雖壯不能受甲將欲追復其利懲其所以廢者各書其故

稽登校比之法

先王之政施于征民也國野異制施于授地也田萊殊等得數而知之老者疾者王舍征焉則王之仁賢者能者王舍征焉則王之義服公事者王舍征焉則王使人有禮冠笄之歲婚姻之時鄉飲之齒得數而知之穀帛六牲馬牛車輦或多或寡祭祀賓客或備或殺得數而知之是故先王之民取之則均有無役之則均勞逸而民無憾焉得民之數而已是故民數之版先王見之則

式受之則拜登于天府葢天民也王不得而私有之有不得私則狥己而厲之者烏能奉天乎後世稽登校比之法棄置不復則民供貢不均多寡有無行役不均勞逸踈數避役而隱丁避稅而逃産無所不至夫大司徒掌建邦之地土之圖人民之數可以佐王安擾邦國而民貧富有無賢貴老弱病疾莫之知焉則王雖有仁政何從而施哉稽登校比之法其可復乎議者慮民安于故常一旦籍其所有而上之驚擾而變生如之何則可

演山集卷四十六

演山集卷四十七

宋 黄裳 撰

雜説

形得氣而化氣得精而生精得形而寓焉人之安樂得于其氣之實疾患得于氣之不足然則所以生氣者與氣之所寓慎其養哉五味以養其精所以益其氣五穀以養其形所以衛其氣精不足于養則氣衰形不足于養則氣殆是天患也五味五穀之所養天養之也斯民

之愚蔽于生生之厚迷誤生理而五味五穀之所養或以為淫邪或以為怠倦伐天所生其精不真殘天所與其形不粹則味穀所養者適足以資其欲耳客邪輙蹈其舍而感之始有四時之癘疾痟首痒疥則作之于其形瘧寒嗽欶則作之于其氣五味五穀無如之何矣先王于是以五藥為之療其病痟首痒疥瘧寒嗽欶是人病也五藥之所養以人養之也然人以五行而生以五行而病以五行而治以五行而死人之聲色五行之所

寓也藥之性其異有溫涼寒熱藥之用其異有佐使反惡五行之所寓也五藥雖足以計其病病之端不及知之則藥不行矣先王于是望其氣聽其聲察其色以觀五行之變常以眡死生所謂五臟之象可以類推者乃言此五氣也所謂五藏相音可以意識者乃言此五聲也所謂五色微診可以目察乃言此五色也雖然以其象而類推之以其音而意識之以其色而目察之可以已乎未之盡也按之而後已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

九藏之動兩之也以陰陽參之也以陰陽沖氣即天地而言謂之沖氣物得之則生失之則即死即人而言謂之胃氣人得之則生失之則死眡其生死至于參之然後盡也若夫尊生者能治五行攝生者能物五行而五行不能食其內焉則其形全其精復而氣為天守矣豈復有五聲五色為死生之兆哉以五味養其精以五穀養其形者茍知于此則過半矣先王之仁民不亦至乎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此

仁民之教也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此仁民之政也雖然以五藥之養其病五聲五色之眡其死生亦施于教之不及而已

聖人體道未出則與太虛為一方是時也無得而稱焉及其帝徳運而為已則為聖為神運而為天下則為文為武大而化之之謂聖由聖之妙而為神剛柔雜之謂文由文之剛而為武蕩蕩乎其無能名則其運而為聖神也巍巍乎其有成功則其運而為文武也

五聲求虛實之情三刺求過故之情

潔靜之失介而不能同精微之失高而不能下賊仁謂之賊深于易者以前民用以同民患有仁之道焉孔子之行止以其命之廢興不以其時之可不此其所以異于逸民伯夷叔齊以清直道而已無事爭行中慮以自防廢中權以自匿此其所以不言中歟

隱居則身中清放言則廢中權雖降志矣其言中倫雖辱身矣其行中慮凡言所以明志志降而言從之則流

而已矣其孰以爲介哉

不正其色之謂辟色不正其言之謂辟言寓于放烏有正言寓于辱烏有正色

先王之于民將欲愛之必固威之死者不可復生而先王有大辟之法者葢殺一人而後能生其欲死者矣斷者不可復續而先王有宮劓刖之法者葢刖一人而後能續其欲斷者矣是故先王有不忍人之政而肉刑未嘗廢者豈以不忍人之政必待肉刑而後存歟雖然先

王之肉刑非恃以傷民也設之使之有懼而已文帝以

當劓者笞三百而民卒多死夫劓之名誠可懼者笞固

不足以懼之然而恃笞之輕而陷于罪豈特與劓比哉

嘗謂後世惜一劓一刖而掊其罪惡至于大辟者豈勝

計哉

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飧及

其朝享之後又致饔餼之大禮食之而弗愛是以豕交

之也則有問勞送逆之示其勤愛之而勿敬是以獸養

之也則有辭受拜揖之示其恭然恭而無其實君子不可以虛拘也又況其愛之乎拜揖辭受恭之之文也有饗焉則盡其恭之之實問勞送逆愛之之文也有燕焉則盡其愛之之實其樂無筭也取其歡而已其爵無筭也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去諸侯心平而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大者以仁庇小小者以智事大相朝之君相問之使旌節繼道何以致之先王為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為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為之饗

禮也設几而不倚所以訓其恭爵盈而不飲所以訓其儉是其所以致之之道也

以貴而驕以富而侈諸侯之常態也其驕也廢恭其侈也廢儉儉廢恭之至不能貴貴也其弊為無君廢儉之至不能老老也其弊為無父父且無之况其君乎先王憂其然當其入王也為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為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為之饗禮也設几而不倚所以訓其恭爵盈而不飲所以訓其儉其朝也公于上等侯伯

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各以其禮擯之貴貴也其燕也公
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各以其齒坐之老老也貴貴
者禮也老老者仁也賢賢者義也爵也齒也德也同為
天下之達尊而仁之于天下也尤不可以食頃而廢焉
故四代之燕賜或貴爵或貴德或貴齒或貴親各從所
貴而加之然而不以爵之尊卑德之小大為之序焉序
齒而已齒之長者先乎少齒之老者先乎長尚齒仁也
尚老又其仁之至也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則繼其志踐其位行其禮則述其事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所謂敬其所尊者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所謂愛其所親者也

平國之時教化既明習俗既成以柔治之則非仁以剛治之則非義故用中典中典先王以立正直之德者也

以刑教中先王之意也後世過者恃刑以為威不及者

置刑以爲愛不能應時而行豈有他哉無三德以趣時無三典以立德孝文之賢未能以德行仁其廢肉刑也特發于私情而已況不仁者乎亂國折獄致刑之時也教化大明習俗大成先王所以待民者于是乎盡矣而民之爲不善王何與焉彼故爲不善以亂吾俗耳刑故無小故用重典重典先王以立剛德者也書曰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有遺育盤庚之誥爲之後先久矣雖罪之小者猶至乎劓之何

傷于仁哉穆王之時損刑屬之重者附益于輕者成王則殺羣飲其刑至矣故雖大辟之屬與墨劓均焉尚以棄之為不足也坐其親者有之殺之為不足也殘其形者有之然而成王豈以時然而類重之乎言其所化之民則用重典可也故曰羣飲汝勿佚言商之遺俗則用輕典可也故曰惟商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新國議獄後死之時也禮未及修教未及詳民之所以為不善者過也傳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民之散也無八統之馭無九兩之繫族師無聯司救無禁則民之有是情也上實為之新國之君奚暇責民哉亦姑教之而已

治時不同而有三國之異者以俗異之也刑書不同而有三典之異者以德異之也有久近之教斯有缺成之俗有缺成之俗斯有平亂之國先王于是以德制刑以待三國之不同教有所不及則俗有不變者俗有所不變則國有不治者先王于是以刑弼教以輔三物之不

及

先王之德使民畏而愛之畏之則寓之于刑愛之則寓之于教然而畏之非先王之所欲也施之于德教之不及而已

先王之制刑也出于立德先王之用刑也出于弼教故與人情世俗相為重輕有即一人之情而為之輕重則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是也有即一世之情而為之輕重則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是也雖然三國

殊時而即一人之情而輕重之豈可廢哉是故三德之應時也或剛或柔或趣于剛柔之中三典之立德也或輕或重或趣于輕重之中

先王使人不愛其力于事不屈其才于物物至而應事起而辦而人雖斃其力未始有憾焉者作秩以制其常賜之多寡作叙以次其事治之先後而已使人之費有稍有食稍所謂月廩也中庸曰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王制曰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是也秩所謂常賜

也孟子曰抱關擊柝皆有常賜王制曰九十日有秩酒正之秩酒内則之秩膳是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靜而中者性之正也動而和者情之正也好惡無節于内知誘于外無中為之主故也莊子曰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智者殆而已矣夫用有無涯之智應無窮之感生無節之好惡則天理滅矣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能反躬而誘于外為樂此天理所以

滅也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

聖人與物化一而不化者也小人人化物則一化矣感人無窮者物也好惡無節則感人無窮者對之孟子曰

以物交物

先王為人化物而後制禮樂人莫不有禮樂之實而無化物者則天下自有禮樂矣先王安用制哉及其化物非特滅天理也偽禮偽樂又從而乘之故先王之制禮樂也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思有厚薄禮有隆殺所

以節其文亦所以節其情

或言禮以道民志或言禮以節民心節民心將以道其志道民志將以正其行當其為慎所以感之者言之故曰以道其志而已

可以相勝者仁義也故厚于仁而薄于義則親而不尊又或厚于義而薄于仁則尊而不親不可以相勝者禮樂也故曰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仁義相勝則相治禮樂相勝則相賊相親以其有情相欽以其有分禮樂之同

異一也而使之相勝則非禮樂之正矣故情勝分則流
分勝情則離樂于內合情禮于外飾貌內外不相勝而
後為禮樂之事禮者理也而行理者義也樂者情也而
稱情者文也上下和與夫好賢爵舉賢者所謂仁以愛
之也貴賤等與夫惡不肖刑禁暴者所謂義以正之也
樂樂也德也故由中出而外設則其文也禮履也行也
故自外作而中立則其本也言静則文為動言文則静
為質內出于性故静外作于貌故文大樂所樂者性也

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簡者禮之至也易則無險阻故無怨簡則無紛辨故不爭大禮大樂之世所樂者正性所履者眞理則吾復何為哉此所以揖遜而天下治

大樂致和大禮致中天地之于萬物生之以和成之以節而先王以大禮大樂贊天地之化育故大樂與之同其和大禮與之同其節天地生成百物者也故言皆化王者敉用百物者也故言不失百物得和而生得節而

成先王大禮同天地之節大樂同天地之和其力則在天地之後故物之成也先王不敢私有其功焉祀天祭地報之而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此禮樂之鬼神率神而從天居鬼而從地此禮樂之役鬼神者也

演山集卷四十七

演山集卷四十八

宋 黄裳 撰

雜說

合敬則無離心同愛則無異情事文禮樂之迹也敬愛禮樂之情也先王之制禮樂也立本有情趨時有迹情天也不可戾者也故在所因而曰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沿迹時也不可同也故在所損益而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事者時之應名者功之報

趨時斯有事建事斯有功立功斯有名為趨時而後有事故事與時並為立功而後有名故名與功偕

情可以意會文可以理考無精義不能會其情無明德不能考其文或曰夫子既聖矣述而不作何也曰夫子聖人之在下者也有其德無其位何敢作和者天地之情序者天地之理百物言其羣分羣物言其類聚聚而患其亂故皆別則言羣物有生則貴衆多故皆化則言百物

先王之制禮樂也發天地之情明天地之理而已過制過作人偽也非真禮樂也故過制則非理而失之亂過作則非情而失之暴明于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者發其情明其理而已

倫者言其理而已矣倫人理也樂之情天德也以天德論人理則無病天之患矣人之德出而分于三則有中入而止于一則有正中而無邪則能從于人正而無邪則能侔于天敬順禮之制在心者也莊恭禮之制在體

者也欣喜歡愛則設于情恭順莊敬則立于質與民同禮樂之小者也與天地同禮樂之大者也與道同禮樂之妙者也先王之于天地以其妙者官之以其大者相之

王者之為天下方其圖功而謀治也則有教化以行禮樂之道及其功成而治定也則有制作以建禮樂之業道也先王非敢私行之業也先王非敢私為之明人之天而已禮之實節文仁義者也樂之實樂仁義者也節

之不泛文之不固樂之不乖二者之實雖人之所固有者彼所以節文而樂之則因教化而後至焉葢使天下之人耳目之視聽無非禮也手足之舞蹈無非樂也其功已成其治已定先王始有制作以妝其成而已樂以象德而功成則德之著也故作樂以揚之禮以節事而治定則事之辨也故制禮以彰之功大者其樂備治辨者其禮具王者之制禮樂其情相沿而有詳畧者時而已矣

干戚之舞飾威而已故非備樂熟烹而祀致味而已故非達理五帝之天下未傳之子故不言世而言時其時未失德故不言禮而言樂五帝之時其俗未頓革故言殊而不言異

樂極則憂者以物為樂故也禮粗則偏者以數度為貴故也大聖敦樂有仁而其樂未嘗荒故無憂禮備有義而其法足以適用故不偏

道之下降氣為陰陽形為天地數為萬物氣數之中以

其高下散殊而有禮之序以其流化合同而有樂之和二者道理之自然有生之類莫不具焉流而不息者品物流形也合同而化者萬物並育也禮居仁義之後人德之序也義居仁之後天德之序也自其天地始分而言之則仁義在其後矣仁主愛樂主統同故仁近于樂義主斷禮主辯異故義近于禮而禮樂之大用非特于四時是以仁義之用近之而已禮夏德也夏之序長春之生而已可以統言仁智冬德也冬之序藏秋之成而

已可以統言義天地化始于仁革始于義

氣也者神之盛也敦和又其氣之盛也禮樂之道行乎陽則高下散殊合同而化行乎隂則率神而從天居鬼而從地鬼神之神未離乎數而數實行之是以道之妙乎樂則能率之以從天妙乎禮則能居之以從地禮樂之妙能官天地而率神居鬼則分天地之所主而已唱者天之道也故作樂而應之偶者地之道也故制禮以配之應也配也禮樂之參天地者也由卑而見貴由高

而見賤方以類聚物物以羣分類天地之尊卑陰陽之動靜羣類之聚分形象之上下天地之理自爾交感之相摩旋轉之相蕩鼓以發之奮以進之動以化之煖以養之天地之情自爾化不時則不生失樂之和男女無辨則亂失禮之節不生無辨天地之情所不能免故後之于天地以樂之和輔相其宜以禮之中裁成其道樂之和失之則不生禮之別失之則亂及其得之則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

深厚行乎隂陽則物莫能違之通乎鬼神則物莫能間之凡有聲氣形數之類在其中焉禮樂至于此矣然後能著大始能居成物

天之化其陽始于亥生于子成于丑而乾位西北焉則知大始矣乾者天之道也揚子曰天與西北鬱化精也物于此焉天道制其命化精含有其生意時未判也及夫萬物資始于元成于艮至于震而天之用出焉地氣上升天氣下降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

數者冥合而有樂之和則大始著矣地之化其陰始于巳生于午成于未而坤位西南焉則作成物矣易曰致役乎坤致役者作之也萬物之生天化氣地化形其化形也萌者出勾者達羽者飛足者走鱗者游特未定也及夫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游者潛走者伏飛者息方以類聚物物以羣分類數者冥分而有禮之別則成物居矣大始者精氣也樂散為和氣以著之成物之體立矣禮分為定體以居之禮者其樂之終始歟故言禮

制行矣則在乎樂之前言禮居成物則在乎樂之後歌南風和天也賞諸侯和人也諸侯之受賞亦責其致和而已德盛而教尊則其德和于人五穀時熟則其德和于天樂者象德而賞之也舞者德之容故觀其舞而知其德謚者行之迹故聞其謚而知其行

雲門天德之象也咸池地德之象也樂之象德有天而已則簡地堯之樂有咸池備矣韶夏文樂也濩武武樂也象德有文而已則缺武商周之樂有濩武則盡矣大

卷言雲之形大章言雲之象

萬物之生得寒而成得暑而長然而不時則邪氣乘物故不時則疾得風而動得雨而潤然而不節則淫暴害物故不節則飢教者先王所以化物也故譬則寒暑事者先王所以應物也故譬則風雨因時之宜而立教故不傷世通物之變而用事故有成功是以先王之為樂也于天下也法治于已也則行象德然後無不時不節之患

酒之養人猶其教其事酒之流生禍猶其不時不節壹獻之禮賓主百拜所以節其流

上下之分甚嚴而不至于絶者以其有酒食以合歡甚歡而不至于蕩者以其有樂以象德有禮以綴淫皆以禮終故哀樂中其節

衆人所樂者物之盛聖人所樂者德之盛惟樂出于聖人之所樂故能養民心其感民深其移風易俗而出于衆人者彼且自荒矣其如民何

有血氣則有情慾有心智則有意識情慾可動意識可感然後喜怒哀樂隨其所遇而變君子則不然血氣心智不能淫其性而喜怒哀樂之情發而中節故不為憂思淫亂而異其音焉是故君子之樂可以善民心可以移風俗

本之情性以正樂之德稽之度數以正樂之文制之禮義以正樂之用陰陽為道則剛柔為德陰陽為德則剛柔為氣剛氣陽德之發柔氣陰德之發不散不密陰陽

之中不怒不懾剛柔之中有中性然後有中德有中德然後有中氣樂者本于性發于德而作于氣者也先王以民之喜怒哀樂隨其所遇而變則天理滅矣故本諸情性而為之樂焉及以感道之則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恭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夫恭之于君臣親之于父子天理也而形見于樂則樂觀其深矣時有盈虛運有去来物有存亡人有進退聖人之知進退也歸之義焉而不累乎其身聖人之知存亡也歸之

命焉而不累乎其物物我之累亡然後能止乎一而不失其正焉由止一之正而上之為不虧之純不雜之粹至乎抱一之精而盡焉故聖人之不動者不去不來無進无退不死不生無存無亡不加不損无得无喪然而知之所及者特與五行之數四時之運相為盈虛消息而已

消息盈虛天之理也在人為進退在物為存亡得喪未始有是物也儻來而得之然後有存焉未始无是物也

適去而喪之然後有亡焉未知人焉知天是故進退先乎存亡存亡數之大者且不知焉焉知得喪是故存亡先乎得喪存亡吾知之矣未有不及得喪者也故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得喪不與焉

有天道者地之類不及見之有陰道者陽之類不及見之聖人之神能陰能陽聖人之道有天有地及其作也本乎天地麗乎陰陽者无不見之矣本乎天者親上見聖人之天道者也本乎地者親下見聖人之地道者也

揚子曰仰而視之在上俯而窺之在下企而望之在前棄而忘之在後猶之蒼天也東西南北無不在焉聖人之作也其孰不見哉

元德之類即于物者其德有三曰剛曰健曰中即于天者其德有四曰正曰純曰粹曰精以剛而立以健而行以中而用元德之成物也以中而用則其為健也莫能窮之以健而行則其為剛也莫能折之成物而還止一而靜則有正焉純者止一而不虧者也粹者止一而不

駁者也莊子曰索也者謂其无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一之所致至乎抱一之精而盡焉神者天道之至精者天德之至楊子曰天與西北鬱化精也太始冥冥无有无形含孕庶類運動百化窮則更生終則有始一陽之萌萬形以分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勾者出萌者達蟄者昭角觡生羽翼奮莫制之者乾元之剛不亦至乎

先王之應時也春將務作夏將務訛秋將務成冬將務

易觀日而後知焉先王之授時也于春之中則使民與觀星而後知焉春且至矣而弗平秩何以行事春且中矣而民弗析何以立功是故官敏事農敏功與時盈虛與時因革而已

制治之道有任无為者然後可以出法而應物有任有為者然後可以行法而立事稷之播種契之敷教臯陶之作事垂之共工伯益之虞伯夷之典禮夔之典樂龍之納言行法者也苟无出法之人論道而揆之則雖八

官之燭理有能蔽之者非所謂亮采榮者或辱成者或敗非所謂惠疇是故舜之命九官也禹宅百揆為之先焉八官以序各任其事要在大禹詳在八官道所揆晦者斯光窒者斯通辱者斯榮敗者斯成无失職之慮而況八官以其才之所長而專其任哉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明君禮下以恭致君子也取民以儉致野人也致君子則使之正經界均井田平穀禄為治野人之計也致野人則使之九一而

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為養君子之計也

管仲晏子非王者之佐孟子恥以此自待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齊威晉文無王者之道孟子恥以此待其君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四十八